

《幽闲鼓吹》唐 张固撰

宣宗嘱念万寿公主，盖武皇世有保护之功也。驸马郑尚书之弟顓，尝危疾，上使讯之。使回，上问公主视疾否。曰：「无。」「何在？」曰：「在慈恩寺看戏场。」上大怒，且叹曰：「我恠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，良有以也！」命召公主。公主走辇至，则立于阶下，不视久之。主大惧，涕泣辞谢。上责曰：「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？」立遣归宅。毕宣宗之世，妇礼以修饰。

宣宗暇日召翰林学士。时韦尚书澳遽入，上曰：「要与卿款曲，少间出外，但言论诗。」上乃出新诗一篇。有小黄门置茶讫，亦屏之。乃问曰：「朕于勅使如何？」韦公即述上威制前朝无比。上闭目摇首曰：「揔未揔未，依前怕他。在于卿如何？计将安出？」韦公既不为之素备，乃率意对曰：「以臣所见，谋之于外庭，即恐有大和末事；不若就其中拣拔有才识者，委以计事，如何？」上曰：「此乃末策，朕已行之。初擢其小者，自黄至绿至绯，皆感恩。若紫衣挂身，即一片矣。」公惭汗而退。噫！大君之问，社稷之福，对扬止此，惜哉！

裴公休在相位，一日奏对，宣宗曰：「今赐卿无畏，有何贮画，言之。」公尝蓄论储宫之意，至是乃顿首以谏。上曰：「若立储君，便是闲人。」公不敢尽言而退。

宣宗坐朝，次对官趋至，必待气息平均，然后问事。令狐相进李远为杭州，宣宗曰：「比闻李远诗云：『长日唯销一局碁。』岂可以临郡哉？」对曰：「诗人之言，不足有实也。」仍荐远廉察可任，乃俞之。

宣宗视远郡谢上表，左右曰：「不足烦圣虑也。」上曰：「远郡无非时章奏，只有此谢上表，安知其不有情恳乎？吾不敢忽也。」

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，上后旬日，有老父过状，判去。不数日复至，乃怒而责曰：「敢以闲事屡扰公门？」老父曰：「某实非论事，但覩少公笔迹奇妙，贵为篋笥之珍耳。」长史异之，因诘其何得爱书。答曰：「先父爱书，兼有著述。」长史取视之，曰：「信天下工书者也。」自是备得笔法之妙，冠于一时。

白尚书应举，初至京，以诗谒顾著作。顾覩姓名，熟视白公曰：「米价方贵，居亦弗易。」乃披卷，首篇曰：「咸阳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」即嗟赏曰：「道得个语，居即易矣。」因为之延誉，声名大振。

乔彝京兆府解试时，有二试官。彝日午叩门，试官令引入，则已醺醉。视题曰《幽兰赋》，不肯作，曰：「两个汉相对作此题。」速改之，为《渥洼马赋》，曰：「校些子。」奋笔斯须而就。警句云：「四蹄曳练，翻瀚海之惊澜

；一喷生风，下胡山之乱叶。」便欲首送。京尹曰：「乔彝峥嵘甚，宜以解副荐之。」

李藩侍郎尝缀李贺歌诗，为之集序未成。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旧者，召之见，托以搜访所遗。其人敬谢，且请曰：「某尽记其所为，亦见其多点窜者，请得所葺者视之，当为改正。」李公喜，并付之，弥年绝迹。李公怒，复召诘之。其人曰：「某与贺中外自小同处，恨其傲忽，常思报之。所得兼旧有者，一时投于溷中矣！」李公大怒，叱出之，嗟恨良久。故贺篇什流传者少。

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，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，送客归极困，门人呈卷，解带旋读之。首篇《鴈门太守行》曰：「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」却援带命邀之。

苗帝师困于名场，一年似得复落第。春景暄妍，策蹇驴出都门，贯酒一壶，藉草而坐，醺醉而寐。久之既觉，有老父坐其旁，因揖叙，以余杯饮老父。媿谢曰：「郎君紫悒耻，宁要知前事耶？」苗曰：「某应举已久，有一第分乎？」曰：「大有事，但更问。」苗曰：「某困于穷变，一郡宁可及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曰：「廉察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公乘酒猛问曰：「将相乎？」曰：「更向上。」苗公怒，全不信，因肆言曰：「将相向上，作天子乎？」老父曰：「天子真者即不得，假者即得。」苗都以为恠诞，揖之而去。后果为将相，及德宗升遐，摄冢宰三日。

宾客刘公之为屯田员外郎时，事势稍异，旦夕有腾越之势。知一僧有术数极精，寓直日邀之至省，方欲问命，报韦秀才在门外。公不得已，且令僧坐帘下。韦秀才献卷已，略省之，而意色殊倦。韦觉之，乃去。与僧语，不对。吁嗟良久，乃曰：「某欲言，员外必不愜，如何？」公曰：「但言之。」僧曰：「员外后迁，乃本行正郎也，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。」公大怒，揖出之，不旬日贬官。韦秀才乃处厚相也，后三十余年在在中书，刘转屯田郎中。

朱崖李相在维扬，封川李相在湖州，拜宾客分司。朱崖大惧，遣专使厚致信好，封川不受，取路江西而过。非久，朱崖入相，过洛。封川忧惧，多方求厚善者致书，乞一见，欲解纷。复书曰：「怨即不怨，见即无端。」初，朱崖、封川早相善，在中外致力。及位高，稍稍相倾。及封川在位，朱崖为兵部尚书，自得歧路，必当大拜。封川多方阻之未效，朱崖知而忧之。邠公杜相即封川党，时为京兆尹。一日谒封川，封川深念，杜公进曰：「何戚戚也？」封川曰：「君揣我何念？」杜公曰：「非大戎乎？」曰：「是也。何以相救？」曰：「某即有策，顾相公必不能用耳。」曰：「请言之。」杜曰：「大戎有辞学，而不由科第，于今怏怏。若与知举，则必喜矣。」封川默然良久，曰：「更思其次。」曰：「更有一官，亦可平治嫌恨。」曰：「何官？」曰：「御史大

夫。」封川曰：「此即得。」邠公再三与约，乃驰诣安邑门。门人报杜尹来，朱崖迎揖曰：「安得访此寂寞？」对曰：「靖安相公有意旨，令某传达。」遂言亚相之拜。朱崖惊喜，双泪遽落，曰：「大门官，小子岂敢当此荐拔？」寄谢重迭。杜遽告封川，封川与虔州议之，竟为所隳，终致后祸。

朱崖在维扬，监军使杨钦义追入，必为枢近，而朱崖致礼，皆不越寻常，钦义心衔之。一日邀中堂饮，更无余宾，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，一席祇奉亦竭情礼，起后皆以赠之。钦义大喜过望，旬日行至汴州，有诏令监淮南军。钦义至，即具前时所获归之。朱崖笑曰：「此无所直，柰何相拒？」一时却与，钦义感悦数倍。后竟作枢密使。武皇一朝之柄用，皆自钦义也。

李师古跋扈，惮杜黄裳为相，未敢失礼，乃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，并毡车子一乘，亦直千缗。使者未敢遽送，乃于宅门伺候。累日，有绿舆自宅出，从婢二人，青衣缁缕，问：「何人？」曰：「相公夫人。」使者遽归以告师古，师古折其谋，终身不敢失节。

潘炎侍郎，德宗时为翰林学士，恩渥极异。其妻刘氏，晏相之女也。京尹某有故，伺候累日不得见，乃遗阍者三百缗。夫人知之，谓潘曰：「岂有人臣京尹愿一见，遗奴三百疋缗帛？其危可知也。」遽劝潘公避位。

子孟阳初为户部侍郎，夫人忧惕，谓曰：「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惧祸之必至也。」户部解喻再三，乃曰：「不然，试会尔同列，吾观之。」因遍招深熟者，客至，夫人垂帘视之。既罢会，喜曰：「皆尔之俦也，不足忧矣。末坐惨绿少年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补阙杜黄裳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人全别，必是有名卿相。」

元相在鄂州，周复为从事。相国常赋诗，命院中属和，周正郎乃簪笏见相公曰：「某偶以大人往还高门，谬获一第，其实诗赋皆不能也。」相国嘉之曰：「遽以实告，贤于能诗者矣。」

裴宽尚书罢郡西归，汴流中日晚维舟，见一人坐树下，衣服极弊。因命屈之与语，大奇之，遂为见知：「以君才识，必自当富贵，何贫也？」举船钱帛奴婢贖之。客亦不让所惠，语讫上船，奴婢偃蹇者鞭撻之。裴公益奇之。其人乃张徐州也。

安禄山将反前三两日，于宅宴集大将十余人，锡赀绝厚。满厅施大图，图山川险易、攻取剽劫之势。每人付一图，令曰：「有违者斩，直至洛阳！」指挥皆毕，诸将承命，不敢出声而去。于是行至洛阳，悉如其画也。

张正甫为河南尹，裴中令衔命代淮西，置宴府西亭。裴公举一人词艺好解头，张相公正色曰：「相公此行何为也？争记得河南府解头？」中令有惭色。

崔咸舍人尝受张公之知，及悬车之后，公与议行止。崔时为司封郎中，以

感知之分，极言赞美。公便令制表，表上，值无厚善者，而一章允请。三数月后，门馆闾寂，家人辈窃骂之。公后亦悔，每语子弟曰：「后有大段事，勿与少年郎议之。」

崔造相将退位，亲厚皆勉之。长女贤知书，独劝相国，遂决退。一二岁中，居闲躁闷，顾谓儿侄曰：「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。」遂复起。

相国张延赏将判度支，知有一大狱，颇有冤滥，每甚扼腕。及判使，即召狱吏严诫之，且曰：「此狱已久，旬日须了。」明旦视事，案上有一小帖子，曰：「钱三万贯，乞不问此狱。」公大怒，更促之。明日帖子复来，曰：「钱五万贯。」公益怒，命两日须毕。明日复见帖子，曰：「钱十万贯。」公曰：「钱至十万，可通神矣。无不可回之事。吾惧及祸，不得不止。」

元相载在中书日，有丈人自宣州所居来投，求一职事。中书度其材不任事，赠河北一函书而遣之。丈人惋怒，不得已，持书而去。既至幽州，念破产而来，止得一书，书若恳切犹可望，乃拆而视之，更无一辞，唯署名而已。大悔怒，欲回，心念已行数千里，试谒院寮。问：「既是相公丈人，岂无缄题？」曰：「有。」判官大惊，立命谒者上白，斯须乃有大校持箱复请书。书既入，馆之上舍，留连数日。及辞去，奉绢一千疋。

元载子伯和，势倾中外。福州观察使寄乐妓十人，既至，半载不得送。使者窥伺门下，出入频者有琵琶康昆仑最熟，厚遗求通，即送妓。伯和一试奏，尽以遗之。先有段和尚善琵琶，自制《西梁州》，昆仑求之不与。至是以乐之半赠之，乃传焉。道调《梁州》是也。

丞相牛公应举，知于頔相之奇俊也，特诣襄阳求知。住数月两见，以海客遇之，牛公怒而去。去后忽召客将，问曰：「累日前有牛秀才，发未？」曰：「已去。」「何以赠之？」曰：「与之五百。」「受之乎？」曰：「掷之于庭而去。」于公大恨，谓宾佐曰：「某盖事繁有阙违者。」立命小将赍绢五百、书一函，追之，曰：「未出界即领来，如已出界即送书信。」小将于界外追及牛公，不启封揖回。